

e 网情深

love@com

超
人
气
网
络
恋
爱
小
说

都说想念 是个错

100%精装
限量劲卖中
全新巨献
★★★★★



海漾 ◇ 著

体内流着不同一般人的血液，
他从小饱受歧视与不平等对待一次
玩笑的婚礼却伤透了他的心，
他发誓不再臣服于任何女人，直到遇见她，
他以为她是个解救他心灵的天使。
然而，另一场丑陋的人性才正要开始……

都说想念 是个错

超人气网络恋爱小说

e网情深系列……………【008】



海漾 ◇ 著

体内流着不同一般人的血液，
他从小饱受歧视与不平等对待一次
玩笑的婚礼却伤透了他的心，
他发誓不再臣服于任何女人，直到遇见她，
他以为她是个解救他心灵的天使。
然而，另一场丑陋的人性才正要开始……

E网情深系列 008

都说想念是个错 (海 漾)

出版发行: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金

印 刷: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8

字 数:1600 千字

版 次: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587-537-5/I·786

定 价:每册 13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★ 序

跟海漾“认识”，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——因为我们是亲姐妹。

大概是因为网路上的姐妹档真的很少，常有人问我们，你们真的是姐妹吗？

不只，我们是姐妹，是对方的忠读者，更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；我跟海漾一个内柔外刚，一个外柔内刚，一对在不同家庭中长大的姐妹是如此地迥异又相似。

小时候我跟着爸爸妈妈，海漾却是外婆一手带大的，一直到了国中，这个我必须称作“姐姐”的人才真正闯入我的生活；起初的不适应与排挤，到现在的无话不谈，与其我们是姐妹，不如说……我们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朋友；我们是没有相同童年的姐妹，很奇怪的一对“组合”。

后来，海漾考上东海，我念文化，又是一段“感情折磨”；仔细算算，目前她只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二十一分之七，但在这七年里，我才借由她面镜子认识我自己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像了。上了大学，我们一起上网，一起做网页，一起写文字，一起创办

“文字性欲”……八成会让人误以为我们是照着“模子”在发展的，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同点呢？

自从老姐开始在优秀贴一系列小说，“海漾”的名字才渐渐在网路上崭露头角；她带有一点冷味的文字，跟时下的网路小说很不一样，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回响，从此在她的网站便随处可见热爱文字的网友的踪影。

我常想起我们小时候一起去学钢琴，老姐乖乖地在巨型黑色物体前敲打着白色长方格，我却在旁边跳着老师铺上了白色被单的单人床；还有小时候一起去上作文课，老姐总是有办法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填满一整页的绿色小格子，我常常望着教室里的纸黏土发呆……海漾就是这样一个有定性，能够紧持一些事的人，因此才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书，跟接下来的系列；完成这样一系列连贯，但每本又自成一格的小说，实在不是我这个作猫的可以想像的……要找出我们两个最大的不同点也就在于此了吧……

最后，预祝海漾写的这系列小说，本书被铅印成字的书都能从书架上找到自己的好归宿。

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影子的一对姐妹——海漾与水瓶猫。

水瓶猫

★ 自序

我一直想以原住民为主角写个故事。

小学二年级时，班上转来一位原住民同学。决定座位的时候，抽到与她相邻的那位同学正好是班导的侄女，她不愿跟当时所谓的“山地人”同坐，老师于是把我调到新同学旁边。

我早已忘记那位原住民同学的名字，只记得她总是穿着同一套衣服、无论上下课都只静静地坐在位子上。因为她根本听不懂国语，自然无法跟同学打成一片，甚至连上厕所都是个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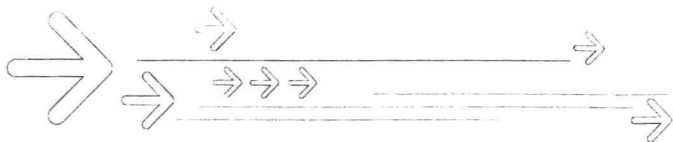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阵子，我经常得在上课中途拿着拖把在我们的座位和拖把槽中来回。

三年级后重新分班，我就再没她的消息。

大二选修体育的时候，我在羽球课上遇到第二个原住民同学。是个肤色黝黑、蓄着长发的男孩。球打得好，人也很好，小二时那位同学所发生适应不良的状况，在他身上完全看不见。

或许是因为社会观念更开放了，或者大家都不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，而是受过教育的人，这两位同学在环境适应、人际互动





及自我生活的处理上，表现都是那么地不同。

于是我开始好奇，他是否也曾经历过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情况
7而十多年后的她，究竟又过得如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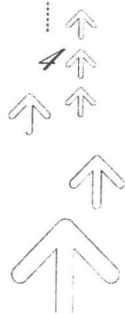
是他们让我开始对原住民产生好奇，甚至这样写出一个背景的
故 M 事。

男主角从小便因身份特殊而饱受歧视，在经历过几次惨痛的
教训之后，对人性的态度变得小心翼翼……故事里大半我想描述的，并不是“原住民如何如何”，而是当他一旦拥有这个身份，在心理或社交上可能出现的障碍或问题。

我不是原住民，所以也许无法体会他们感觉的万分之一（无论正面或负面），再透过一枝拙笔，写出的东西与自己原先所想只怕相差甚远了。不过，若是撇开这些复杂、沉重的视角，单单以读一部小说的心态来切入，或许会更适合吧！

在我们身边仍有很多歧视原住民的人，不要怀疑，这是真的！我不会试图打破他们的既定观念，只会时时提醒自己，要懂得把握欣赏与自己不同的幸福……

海漾



A

夜幕低垂。

晚上十点多，所有人一天的活动几已接近尾声，然而上流社会多采多姿的夜生活，现在才正要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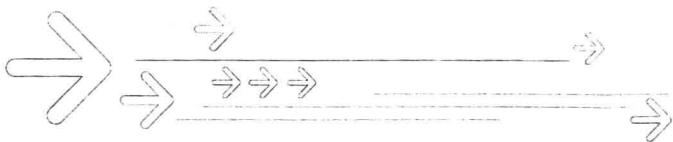
位于仰德大道旁一栋豪华的超大住宅里，今天挤满了人，似乎全台北市的政商名流全到这儿集合了。不用说，他们全是来为今天甫回国的喻天瀚捧场的。他今年不过三十一岁呀！竟然就已攻下剑桥法学博士，并且在他父亲的事务所里大展长才了。要不是他的父亲在两个月前过世，他可能还不会回来呢！撇开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不谈，光是他对台湾司法界的影响力，就足以让众人对他鞠躬哈腰、陪笑连连了。

万宇福毕恭毕敬地再斟上一杯酒。今天他费尽心力搞了个如此庞大的排场，喻天瀚应该会满意才是啊！但是看看身边那个始终紧蹙眉头的脸庞，他不禁开始惶恐，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……



5





“喻先生，您对今晚的接风酒会还满意吗？”万宇福小心地开口。

喻天瀚勉为其难地答了句：“还可以。”然后举起酒杯对嘴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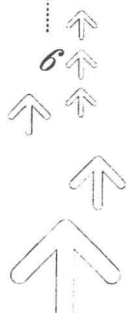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样吗？可是我看您今天来了到现在，只是一直喝酒……要是寒舍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您一定不吝赐教啊！”

寒舍？喻天瀚笑出来。他这里要是算‘寒舍’，那全台北市大概都是贫民窟了。

万宇福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，但心里却十分不是滋味地冷嘲热讽着。不过是个‘番仔’，还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‘番仔’，仗着老爸有几个钱、几分势力，就开始摆起架子来啦？他万宇福好歹也是堂堂的民营银行董事长，如今却要在这里低声下气地看一个山地人的脸色？

心里虽然不服气，但万宇福在面对喻天瀚时，却仍小心翼翼地微弯着腰、一副随时听候差遣的模样。也真难为他了，他已是年逾花甲的‘长辈’，却仍得这样曲意迎合一个年纪不到自己一半的人。

不过反观室内，哪一个人今夜来此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巴结奉



承这个在法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呢？大家都想挤到他面前阿谀谄媚几句，要是说得他开心了，也许能够和他交上朋友，从此称兄道弟、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！

“喻先生，不如这样吧！我去请一位淑女来陪你跳跳舞、解解闷好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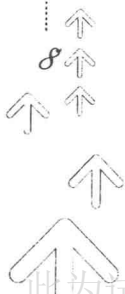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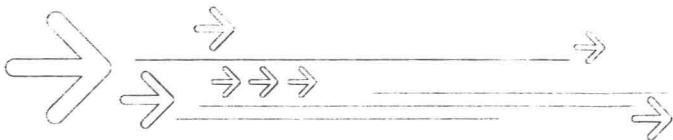
看喻天瀚一副无可无不可的表情，万字福于是立刻动身去安排。

喻天瀚了无生趣地环视室内。天！他实在痛恨这种虚伪的场合，一整晚下来，两颊笑到僵掉，手也握到麻掉，真搞不懂为什么这些人都这么喜欢虐待自己？刚才要是万字福不在旁边一直发声，他可能早就已经睡着了。

喻天瀚晃晃杯中的冰块。这种情况下，只有酒才是最好的朋友。

他的视线穿过舞池，落在万字福和他身边那个女孩身上。距离太远，他看不清那个女孩的长相，不过管她呢！想也知道又是一个急欲推销自己的女孩，喻天瀚突然想把万字福给叫回来，要他别再折腾自己了。

但是已经来不及，万字福领着那女孩向他走来。喻天瀚微微



眯了眯眼，这张脸他今晚似乎还没见过。

“喻先生，这位是我女儿的家庭教师，萧丞婕小姐。这位是喻天瀚先生，他的父亲在英国的时候，曾经获颁荣誉爵士。喻先生比起他父亲，可是一点也不逊色的哟！”万宇福热心介绍着：“丞婕，你就陪喻先生跳几支舞吧！”

“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”万宇福走后，喻天瀚勉为其难地扮演起翩翩绅士。

“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愿意跟我跳支舞吗？”她的头微偏，一副随时可能走人的模样。

喻天瀚浓眉一挑，他还真没料到这女孩会这么回答他。他们不是都恭恭敬敬、深怕激怒他的吗？天瀚耸耸肩：“也好。”

他牵起萧丞婕下舞池。他已经确定了，今晚他真的还没见过她。一想到那些人轮番上前跟他自我介绍，好像觐见国王一样，他就觉得好笑。

坦白说，他并不怎么喜欢跳这种舞，因为这会让他想起当初在大学时，学这支舞的经过。

那时候，执教的老师说：“这是欧洲白人上流社会所跳的舞。”天瀚敢发誓当时有不少同学都在偷瞄他。果然，到了要配

对练习的时候，没有女同学愿意和他一组。

期末测验时，天瀚就这样硬着头皮上场，耳中听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语，一边独自把那支原本该是两个人搭配的舞给优雅地跳完。他这辈子大概都忘不了那种尴尬的感觉了。

“喂！”

天瀚一回神，发现丞捷在叫他。他低下头，怀里的女人似乎有些恼怒。

“你不愿意跟我跳舞就算了，这样不理人是什么意思啊？”萧丞捷低声说着，停下步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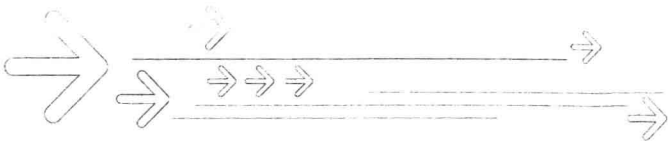
“抱歉？”天瀚不是没听清楚，只是一时间，竟然有人拿这种态度对他，他还有些适应不良罢了。

“你不想跟我跳舞就明说，反正我也懒得陪你……你以为我吃饱没事高兴陪你跳舞吗？我今天穿了这身紧得该死的鬼衣服，已经够不舒服了，还要看你们这种人的脸色！”她越说越气。

“懒得陪就不要勉强了吧！”天瀚说，牵着她离开舞池。丞捷一离开场中央，立刻把头一甩，大摇大摆走回她原本的座位去。

呵！竟然有女人愿意在那里坐冷板凳、当壁花，也不愿陪他





跳舞？荷趣！天瀚回到原位，拿起他最爱的威士忌继续喝着。他远远地看她一眼，发现自己已经把对方的名字给忘了。

管她呢！谁都别来烦他，这样最好！



著
海
漾

超
人
气
网
络
恋
爱
小
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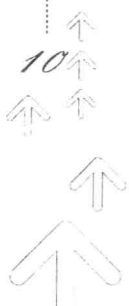
好不容易，这个被天瀚认为是浪费生命的舞会终于结束。他和一一轮番上前的众人道过再见后，便独自一人走到离别墅远一点的地方去开车。他一向不喜欢和那些人挤，所以宁可自己走一段路，也不愿把车停在万家的车库。

天瀚一面悠闲地漫步，一面大口呼吸深夜山上清新而寒冷的空气。也许是因为从小在山里长大的缘故，十分喜欢大自然，也许总有一天，他会回到山里去住……

“救命啊！啊……”

一声凄厉的尖叫打断了原本的宁静气氛，也将天瀚从沉思中拉出。他很快地分辨出声音来源，然后拔腿向前跑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一个女孩跌坐在地上，天瀚认出那就是今晚大胆拒绝他的女孩。



“有人抢了我的皮包……”女孩惊魂未定地说，一点也没有刚才的霸气。

天瀚连一秒钟都没有迟疑，便立刻往她手指的方向奔去。不一会儿他回来了，手里拿着她的皮包。

“你……你追到他了？”她的表情很是惊讶。

“不然呢？”天瀚答，将皮包递还给她。

“谢谢……”一时之间，女孩也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。

“这么晚了，不要一个人在路上走。你的车呢？”

“我请一个朋友送我回去，可是他到舞会一半时就不见了……大概等一下就会过来了吧。”女孩倚在昏黄的路灯下，讷讷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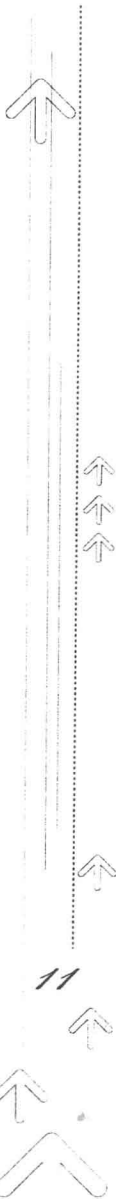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不会来了。”天瀚下了结论，伸出手想要扶她：“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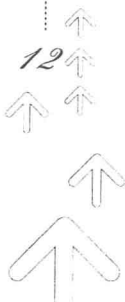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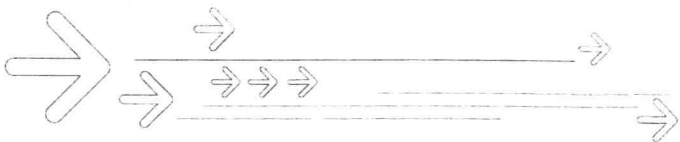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用了！”女孩很快拒绝：“我……我再等等看好了。”

“等着第二次被抢吗？”天瀚皮笑肉不笑：“还是你的脚受伤了不能走？”说着，他就要蹲下去检查她的伤。

“没有！”她连忙制止他：“好吧……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
天瀚扶女孩坐上了车，自己再走回驾驶室。





“噢？怎么你们这种人出门都没有司机的吗？”他才一坐定，女孩便开口了。

又来了！又是‘你们这种人’。天瀚笑了：“你说的‘你们这种人’，到底是哪种人啊？”

“就是你们这种人嘛！除了有钱还是有钱，整天开派对，一个晚上可以吃掉穷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……哼！”女孩说得义愤填膺，末了还戏剧性地轻哼一声，借以完整表达她的不屑。

“你是因为这样才瞧不起我的吗？”天瀚注意着路况，一边蛮不在乎地问。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看不起的是我的山地血统。”他直截了当地说，等待她的反应。

女孩张大了眼凑近他：“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你只是肤色黑了点，轮廓深了些罢了。为什么我要因此而看不起你？原住民又怎样？”她理直气壮地说，似乎正因他误解她而生气。

“是吗？那就好。不过有一点很抱歉，我跟你所谓的‘那种人’是不一样的。事实上，永远也不可能一样。”天瀚说完这句话后便不再开口。

女孩也沉默了，她是因为他话中的萧索而无言了吧！

半小时后，天瀚将女孩平安送到家。对于她那一声‘谢’，他只淡淡垂下眼睑表示接受。他和她是不一样的，他知道。

永远也不可能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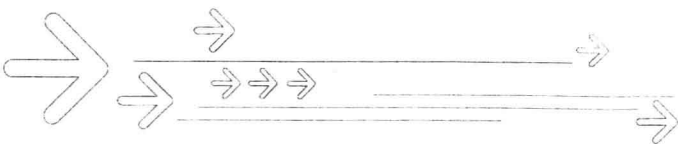


待天瀚回到自己的住处时，已是凌晨三点半的事了。他躺在冒着热腾腾水蒸气的浴缸里闭目养神，庆幸着自己还没从这一连串人情的折磨中崩溃。天瀚一直清楚得很，只有在回到家时，他才能够有些许的安全感及被肯定感。虽然社交圈中的所有人见了 he 都是毕恭毕敬、推崇有加，但对于背地里散播的那些传闻，他也是再清楚不过。

天瀚回想起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，那是个有山有水、绿意盎然的山谷。二十七年前，他的父亲为了做林地考察而来到这里，就这样爱上了那片未经人工雕琢的大地，和他第一眼所见的那个山地女子。他们很快地陷入爱河，父亲甚至决定一辈子留下。

然而爱情归爱情，现实生活还是要顾的。父亲的家里派人来





找，要他回去继续原本的出国进修计划。几经考虑后，平地来的小伙子还是敌不过大好前途的诱惑，抛下他美丽的妻子，回到自己原本属于的那个世界。

待父亲走后一个多月，母亲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，不得已之下，只好与族里一位年长的勇士结婚，生下了天瀚。

就像是要忘记那段对他来说并不光采的岁月一般，父亲走后，有好长一段时间对于母亲都不闻不问，直到天瀚两岁多时，才开始有些金钱接济。待天瀚五岁时，一向疼爱他、将他视如己出的勇士过世，母亲便独力带着他在部落中过日子。过去的年少轻狂让母亲以惊人的速度苍老，没多久也撒手西归。就在此时，父亲自国外归来，竟然提出要接他到平地求学的计划。年幼的天瀚别无他法，只有噙着眼泪答应，离开从小生长的故乡……

“哥，你回来啦？”敲门声打断天瀚的思绪。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——冠杰的声音。

“嗯。你怎么还没睡？”天瀚透过门板道。

浴室的门冷不防地被打开，出现在眼前的是冠杰那张恶作剧的脸：“我在等你啊！”

“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就喜欢这样玩！”天瀚站起身，用浴